

土耳其的國家認同 - 東方與西方的推拉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土耳其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化、西化、歐洲化、伊斯蘭化、以及民主化的轉換與爭辯的演進。從鄂圖曼帝國時代的伊斯蘭認同，到共和國建立後的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這個曾經是橫跨歐亞兩洲的偉大帝國，在西歐的現代化浪潮下，被根本性的推翻，認為其帝國的本質是土耳其人苦難的最深層因素，所以凱末爾建國後，徹底與鄂圖曼帝國切割，全力追求歐洲的現代化，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變成現代化的立國精神原則。庫德族是土耳其國家認同的重大議題，對土耳其內政和外交都有巨大的影響。土耳其聯繫歐亞兩洲的獨特地位，不可避免地讓她的發展牽動各大勢力的連動。這不只是宿命，也是嚴肅的生存課題。

關鍵詞：鄂圖曼帝國、凱莫爾主義、正義與發展黨、庫德族

壹、前言

土耳其是個形象又古老、又現代，地理劃分上是亞洲也是歐洲的國家。由於地處歐亞交界，三面環海，四邊與高加索、中東、東歐相連，成為往來歐洲與亞洲的重要門戶，因此有東西橋梁之稱。

雖然土耳其的領土只有 3% 位處歐洲，但是歷史上與歐洲的交集甚多，也因為屬於中東、黑海、與地中海地區，交通與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與歐洲的往來密切，利害關係也相互牽動，具有歐洲事務重要當事人的身份。

土耳其古老的形象來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Ottoman Empire)，這個由土耳其人 (Turks，中國歷史上稱為突厥人) 建立的帝國，曾經輝煌地在雄踞歐亞兩洲，在東西文明的對抗上，她曾經代表東方與西方抗衡，在伊斯蘭教的發展上，她也扮演保護傳承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穆斯林帝國。雖然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崩解，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正式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不到一世紀的時間，土耳其的現代化發展已有相當的成就。

以土耳其整體國家發展的現況來看，軍事力量稱霸中東地區，經濟實力也是中東地區的領頭羊。土耳其當前 GDP 排名全球第 17 名 (IMF, 2015)，在世界經濟論壇公佈「2014-2015 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土耳其的競爭力在全球 144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45 位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經濟自由度是全世界 178 個排名國家中的第 70 名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上，土耳其在 187 個國家中排名第 69 名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4)。全球化指數則是排名第 43 (KOF, 2013)。貪污指數排名為全球第 64 名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4)。土耳其的全球排名最差的項目，就是一向被詬病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在無國界記者聯盟的排名中，土耳其名列全球 180 個國家的第 154 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4)。

本文的重點是在土耳其的國家認同議題上，國家認同是由五個面向交互作用而成；即心理、文化、領土、歷史、與政治，在心理上由國家成員間的親密感與休戚與共的感覺所形成，這種感覺不是非理性，而是超越理

性。文化上，國家認同中的文化傳承了共同的價值觀、信仰、習俗、生活習慣、語言等內涵。藉由這些文化的認同，成員們也可以想像自己歸屬於這個國家，而且分辨與其他國家之差別。在歷史面向上，國家認同中的歷史因素不在其年代久遠，而是在提供一個民族延續性存在的正當性（*antiquity and legitimacy*），因為認同共同的歷史而獲得集體的淵源（*collective origin*）。在領土面向上，領土是國家組成的要件之一，除了是國民的生活範圍之外，也提供國民想像誰是自己的同胞的標準。在政治面向上，除了上述四種無形的心理、文化、和歷史因素外，國家認同也需要具體的政治力量加以建構。在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中，強勢或是優勢民族會透過政治手段將自己的文化，塑造成主流文化，這包括文化的同化或是單一語言政策。但是如果在政策上過度壓迫少數文化，使得政治權益受損，則可能埋下國家認同衝突的因子（紀舜傑，2015）。

根據以上的脈絡，本文將從土耳其的歷史回顧，探索現代土耳其建國的認同基礎與轉變的歷史因素。再以 1923 年獨立建國後，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國族建構原則與實際作為，瞭解土耳其國家認同的形塑過程。接著探討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inma Partisi, AKP*）執政後，改變凱末爾主義（*Kemalism*），推出新的國家認同論述，其中的轉折與問題。我們也看出，歐洲（或歐盟）是土耳其的國家發展和定位上，非常重要的我者（*self*）和他者（*other*）的指標與對象，因此必須理解土耳其歐洲化和加入歐盟的議題。庫德族（*Kurds*）是土耳其內部最大多數的少數民族，他們與土耳其人的紛爭糾結著族群與宗教的因素，也與外部庫德族的發展相互影響，近來土耳其躍上國際新聞版面都與庫德族的議題有關，所以必須加以探討。最後則是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貳、歷史回顧：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鄂圖曼土耳其人為突厥（*Turks*）人的一支，原居中亞，信奉伊斯蘭教，後遷至小亞細亞（*Asia Minor*，即現今土耳其在亞洲的部份），日漸興盛。1293 年酋長奧斯曼一世（*Osman I, 1259-1326*）乘魯姆蘇丹國瓦解之際，打

敗了附近的部落和東羅馬帝國，1299 年獨立建國。之後，穆拉德一世 (Murad I, 1359-89 年在位) 在位 30 餘年，征討東歐南歐，國土面積擴大了 5 倍。

1390 年，鄂圖曼土耳其軍隊進攻拜占庭帝國，拜占庭皇帝向羅馬教皇求救。教皇接受此請求後號召，由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組織了最後一次十字軍遠征。1396 年，最後一支十字軍隊伍在尼科堡戰役中被鄂圖曼土耳其軍隊打敗。但是因為蒙古勢力的崛起，帖木兒與鄂圖曼人在小亞細亞衝突不斷。1402 年在安卡拉 (Ankara) 會戰，鄂圖曼軍隊大敗，國王與王子均被俘。從此鄂圖曼土耳其在亞洲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內部更因爭奪王位而發生內戰。

直到穆罕默德二世 (Fatih Sultan Mehmet, 被稱為「征服者」) 即位後，鄂圖曼土耳其恢復國力。他於 1453 年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經過 53 天激烈的戰鬥終於戰勝。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隨即更名為伊斯坦堡，並宣告東羅馬帝國滅亡。¹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奪下君士坦丁堡之後，在伊斯蘭教國家中的威望急劇上升，影響力日益增加。此後 30 年間經由不斷擴張領土的戰爭，1463 年征服波士尼亞；1478 年臣服克里米亞汗國。極盛時勢力達亞歐非三大洲，領有南歐、巴爾幹半島、中東及北非之大部份領土，西達直布羅陀海峽，東抵裏海及波斯灣，北及今之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南及今之蘇丹與葉門。

自消滅東羅馬帝國後，鄂圖曼帝國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所以君主蘇丹 (Sultan) 視自己為天下之主，繼承了東羅馬帝國的文化及伊斯蘭文化，因而東西文明得以統合。也因為鄂圖曼帝國經兩世紀的征服擴張，版圖大增與國力強盛，來往歐亞的商路幾乎完全受其控制，迫使西方諸國找尋通往遠東的新航路，間接造成歐洲內陸國家勢力衰退，而西班牙、英國等海權國家興起，從而促進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到了 17 與 18 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奧地利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交戰不斷，敗多勝少導致國力衰退。1695 年至 1878 年間 9 次敗戰於俄羅斯而失去大片土地。隨著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在國力和科技上突飛

¹ 電影「征服 1453」 (*Fatih, 1453*) 即是描寫這場激烈的戰爭。

猛進，鄂圖曼帝國的國力相對倒退。19世紀初，境內各民族爭取權力，巴爾幹半島諸國先後獨立；英，法，俄，奧等國藉機爭奪鄂圖曼帝國領土，帝國開始四分五裂。至20世紀初，已成為人稱「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空有龐大領土卻無法有效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同盟國方面作戰，敗戰後遭列強宰割，幾乎崩解。於是凱末爾領導革命，終結帝國建立現代共和國。

檢視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歷史地位，我們發現她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傳統帝國，她不是個個典型的中央集權國家，運用獨特的米列特（millet）制度²，賦予不同族群與宗教群體自治的權力，是一種較鬆散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英國歷史學家 Lord Kinross（1977）稱鄂圖曼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之一，在歐亞的中東地區與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同為四大帝國。他們在龐大的領土上統一並發揚光大伊斯蘭教，並在歐洲地區再造東正教。橫跨歐亞，連結兩大洲，以鄂圖曼文明填補阿拉伯帝國與拜占庭帝國的失落文明。Kinross（1977）認為鄂圖曼帝國的特別之處在於是個完全的土耳其帝國，語言、朝代、以及文化習俗等都是土耳其獨特的，以伊斯蘭教為架構，將土耳其與伊斯蘭緊密結合。並且是人類歷史上，東方文明第一次深入西方，並且能夠統合兩方的文明，不以消滅或同化作為統治手段。

叁、凱末爾建國

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末期衰敗時，關於國族建構的討論，有鄂圖曼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鄂圖曼主義是採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打破米列特分治但不平等的原則，賦予所有人民不分宗教和民族的平等權利，塑造「鄂圖曼人」的認同。泛伊斯蘭主義則是號召所有穆斯林對抗西方殖民

² 原意為宗教、民族（Kinross, 1977: 112）。此種族群分治的選舉制度，成為後來屬人式特別地方選區制度的起源（施正鋒，2005）。

主義，鄂圖曼帝國帝王以穆斯林的領導人的身份，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侵略下，帶頭保衛伊斯蘭世界。這兩個在帝國體制內的國族建構都無法抵擋西方的勢力，於是以西化為目標的救國救民族論述與力量便形成，凱末爾便是此論述與行動領導人。

凱末爾建構一個新的土耳其史觀，強調土耳其人的光榮，土耳其人的偉大是超越伊斯蘭教，反而是伊斯蘭教拖垮土耳其人的發展，所以鄂圖曼帝國不是土耳其人的帝國，只是統治土耳其人的帝國（咎濤，2011）。

凱末爾的史觀論述與革命行動同時進行，最後於 1923 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他被稱為「土耳其之父」，其名字中的 *Atatürk* 即是國父的意思。建國後凱末爾致力於建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土耳其，改造國家的結構，採取西方民族國家制度，將政治與宗教權力分離，學習西方法律制度，主張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選舉權，推翻一夫多妻制，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等。在制憲上則融合了德國的軍事制度、瑞士的民法以及法國的中央集權精神。這些建國方略被稱為「凱末爾主義」。

凱末爾主義包含六項基本原則：

1. 共和主義：以共和取代鄂圖曼帝國的君王專制，以主權在民的概念，推行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由選舉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及組成政府。
2. 民族主義：各民族重視、深愛、尊敬自我的價值。不接納任何先于民族的事物，譴責基于種族、宗教、極權及法西斯主義的民族統一，反對帝國主義，致力推動國內及世界和平。
3. 平民主義：主張公民主權，即國家權力屬於全體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4. 國家主義：以國家為前提優先，致力於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國家必須為國民福祉挺身而出，對私人企業的扶植與規範都是必要的。
5. 世俗主義：主張政教分離，反對教權主義，堅決反對伊斯蘭神權勢力干預國家政權、法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原則。
6. 革命主義：反對滿足現狀、盲目保守和聽天由命的思想，必須堅持不懈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原則（Alaranta, 2013; Kili, 1980）。

在具體作為上，凱末爾於 1925 年在全國推行西方服飾，廢除伊斯蘭歷

和計時模式，1926 年以羅馬法系（大陸法系）取代伊斯蘭《可蘭經》和沙里亞法（Sharia）的法律地位，參照義大利刑法典、瑞士民法典、英國貿易法和荷蘭商法，建立了土耳其本國的刑法、民法和商法體系。1928 年推行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全國實行現代國小義務教育，宗教學校被置於政府嚴格控制之下，1926 至 1934 年間，頒布了一系列婦女平權的法律，規定男女平等、婦女享有選舉權和接受任何教育、一夫一妻制、結婚和離婚自由、男女享有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和處置權等等。凱末爾領導的革命，也引領中東其他國家的社會改革（王福生、陳小麗，2010）。

凱末爾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力於改革中推行了一系列真正讓民眾受益的政策，得到民眾擁護。例如在土耳其經歷多年戰亂之後，民生凋敝，於是凱末爾廢除在帝國時期，農民被教會所徵收的十一稅，並縮短農民的兵役時間。除了福國利民的政策獲得人民支持外，凱末爾穩固地掌握軍權，也是他改革得以推行的重要後盾。

1937 年凱末爾逝世後，凱末爾主義的實行與地位逐漸動搖下降。凱末爾所創的共和人民黨（Cumhuriyet Halk Partisi, CHP）執政不佳，屢次在選戰中失利，加上內鬥分裂，影響力大減。雖然軍隊是凱末爾主義的忠實捍衛者，但是以政變干政的模式與凱末爾所追求的現代化相違背，也逐漸引發人民的不滿。加上支持恢復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運動和政黨陸續出現，共和人民黨終於交出政權。土耳其的國家認同也產生新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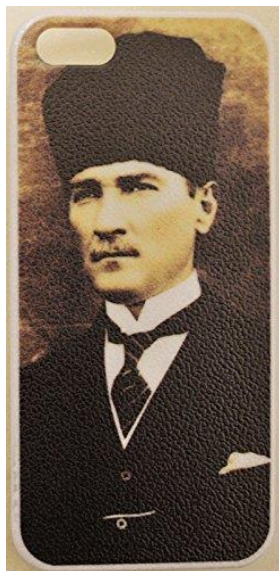
肆、正義發展黨執政後的伊斯蘭化

上述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不斷受到新政黨的挑戰，最後由正義與發展黨終結其執政地位。AKP 是屬於中間偏右的溫和伊斯蘭保守派政黨，主要意識型態是根基於「伊斯蘭主義」（Islamism）。自 2002 年起開始執政。此伊斯蘭政黨的崛起與世界經濟自由化和政治伊斯蘭復興運動有關。除了 AKP 之外，Civil Islam 的團體也是伊斯蘭復興的重要推動力量。2007 年大選獲勝後，雖然與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同樣贊成西方民主體制，主張政治開放與思想自由，但 AKP 堅持伊斯蘭的道德準則，以著名的「頭巾爭議」為

例，AKP 政府於 2008 年 2 月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禁止伊斯蘭婦女在大學戴頭巾的禁令，但土耳其的憲法法庭隨即於當年 6 月判決此修正案違背了「世俗原則」而無效。讓土耳其的政教關係爭爭議加劇。

AKP 意識到任何試圖增加伊斯蘭教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影響力，以及任何對土耳其內政外交的激進改革都會引來世俗主義強力抵抗，因此必須溫和地推動伊斯蘭化。必須採取融合而非對抗的方法來彰顯伊斯蘭價值。而且在美國 911 事件後，整個世界的大氛圍對伊斯蘭教極為不利，因此必須以西方的遊戲規則來與他們周旋（楊晨，2015）。經濟發展是表現伊斯蘭價值的重要手段，於是 2002 年正義發展黨執政後，以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以及加入歐盟為政策主軸，有效改善飆升的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並帶領土耳其走出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2010 年土耳其成為歐洲率先擺脫衰退的國家。

雖然 AKP 的執政成績不俗，但是許多對現狀不滿的土耳其人，便以懷念凱末爾以及他的建國原則作為抗議。於是凱末爾成了各式商品的熱門圖像，以圖為例，凱末爾被用在最暢銷的蘋果手機的保護殼上，成了最熱銷的周邊商品。



資料來源：iPhashon (2015)。

圖：蘋果手機的保護殼上的凱末爾

AKP 重回伊斯蘭認同的路線，雖然有經濟成長的實質政績，但是也讓土耳其在加入歐盟，與區域政治和紛亂上平添變數。以下便以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探討其認同的轉變。

伍、歐盟的牽引

土耳其在 1923 年建國後，凱末爾就希望建立一個歐洲的現代化國家，因此推動歐洲化與歐洲統合。但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對外偏向孤立主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冷戰的戰略佈局下，逐漸將土耳其拉進歐美體系中。因此，1948 年土耳其成為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之創始會員國，次年與希臘同時加入歐洲理事會，並於 1952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63 年的『安卡拉協定』（*Ankara Agreement*）開始，在 1970 年補充附加議定書，到 1987 年首次申請加入歐洲聯盟，歐盟則於 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承認土耳其的歐盟候選國的地位，2003 年 5 月歐盟通過對土耳其的入盟夥伴文件，2005 年 10 月歐盟與土耳其正式開啟加入盟談判。此長遠曲折的入歐道路，展現出土耳其對自己國家定位的猶豫與對入歐的質疑，同時也有歐盟對土耳其的疑慮，可謂是內外反對、質疑與猶豫的結果。

外部方面，歐洲許多國家仍存在土耳其不屬於歐洲的定見，法國前總統薩柯奇（Nicolas Sarkozy）曾公開質疑「如果土耳其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早就會知道了」（Satiroglu, 2007）。與土耳其爭執不斷的希臘和賽普勒斯，堅定反對其加入歐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被歐盟視為有所缺陷，儘管土耳其已經建立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等民主制度，但是歐洲各國對其軍方干政的情況仍有批評，特別是 4 次軍方政變的紀錄給人政治極不穩定，標準第三世界國家的印象。土耳其在 AKP 執政後，背離政教分離，並提升伊斯蘭教的價值，此種發展讓歐盟內部出現不一樣的聲音，甚至造成「一個組織，兩種文明」的情況，因此建議只讓土耳其成為歐盟的「特殊夥伴關係」（吳儀、王昱偉，2005）。

歐洲民眾也害怕土耳其的伊斯蘭色彩影響社會政策與文化，民調顯示只有 35% 的歐洲人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且隨著土耳其入會，歐盟伊斯蘭教徒的數將大幅增加。另外土耳其政府對言論及媒體自由的壓制，與對女性的平等地位問題，都是歐盟各國質疑或反對其加入歐盟的重要因素 (Satiroglu, 2007) 。

整體而言，歐盟各國對土耳其加入的正反意見，可以下列為主：

贊成觀點

1. 對於經濟同盟具有正面動力
2. 內部市場消費人口增加
3. 可以成為伊斯蘭與民主國家調和典範
4. 東西文化／文明的橋樑
5. 歐盟認同的擴大
6. 區域安全的和平維持

反對觀點

1. 經濟發展差異過大，代價付出龐大
2. 對歐盟決策體系造成衝擊
3. 政治伊斯蘭化，侵犯不同信仰者的權益
4. 文化衝突加巨
5. 加深歐盟認同危機
6. 安全風險 (土耳其作為不忠實的盟友) (朱景鵬，2008：84)

在土耳其內部方面，凱末爾推動入歐，其追隨者也積極支持土耳其與歐洲靠攏，他們嚮往成為歐洲文明的一部份，對土耳其的傳統橫跨歐亞的身份並不留戀，因此對周圍伊斯蘭教國家較為疏遠。但是在凱末爾主義衰退，新的民族主義產生後，對土耳其的歐洲色彩有疑慮的聲音逐漸出現，許多人擔心加入歐盟會削弱土耳其的國家主權。

然而正義發展黨掌權後，另一種論述又產生，他們認為維持土耳其伊斯蘭文明與加入歐盟可以不是衝突或排他的選項。因此在推動加入歐盟的同時，土耳其也積極改善與鄰近的伊斯蘭國家和俄羅斯的關係。總統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認為土耳其入盟為兩種文明的和解提供了一

個機會。在他看來，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民主在土耳其能夠完全相容，如果土耳其被歐盟接受，這正好證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能和諧共處。（嚴天欽、石堅，2013）

以政黨勢力來看土耳其人對入歐的態度差異，我們可發現屬於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幸福黨（*Saadet Partisi, SP*）、極右的民族運動黨（*MHP*）和共產黨（*Turkish Communist Party, TCP*）是堅決反對者，認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明顯不同，維持自身的認同非常重要，同時也不應該完全背離俄羅斯而與西方結盟。

至於凱末爾主義的人民共和黨以及軍方，則是有條件的支持者，整體上認為加入歐盟是正確的方向，但是在國家主權的維護和對塞浦路斯以及愛琴海地區疆域問題，絕不能退讓（朱景鵬，2008）。

土耳其的民調顯示，63% 受訪者認為加入歐盟是件好事，29% 認為是壞事。如果以公投決定是否加入歐盟，絕對支持有 34%，大概會支持有 27%。絕對反對者有 17%，大概反對有 11%，整體而言，支持（61%）大於反對（28%）至於加入歐盟最大的好處為何？43% 認為是經濟發展，15% 認為是可以在歐盟自由進出，10% 認為是可以提升國際地位，7% 認為是可以改善民主制度，3% 認為可以改善土耳其政府對人民的政策。在加入歐盟的最大壞處上，33% 的人認為是對國家認同的弱化，19% 認為是對宗教價值的傷害，7% 認為是國家獨立性的流失，5% 認為是對土耳其企業的傷害，4% 認為是提升分離主義者的勢力（*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10*）。

陸、庫德族的挑戰

庫德族是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語言為印歐語系的民族。其傳統活動領域在於中東環境嚴峻、多山的地區，主要在土耳其、伊拉克及伊朗三國交界地帶，總共約有 2,800 萬人，其中約 1,450 萬人居住於土耳其境內（*Wikipedia, 2015*）。雖然是中東地區第四大種族，但卻無法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是所謂無國家的民族（*a nation without state*）。

庫德族與土耳其之衝突，有歷史的長久因素。因為在鄂圖曼帝國時期，

庫德族被迫居住於山區，謀生不易，因此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處於弱勢，然而其追求建立屬於自己的庫德斯坦國的目標，一直是庫德族民族主義的最重要成分。庫德人曾在 1844 年獨立建國，其領土從現在的伊朗、土耳其邊境一直延伸到伊拉克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但是 2 年後即被鎮壓瓦解。稍後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興起的民族國家運動中受到鼓舞，庫德族再度積極爭取獨立，就是希望改變經濟與政治的邊緣化，並擺脫受到壓迫的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戰敗，與協約國聯軍簽訂『色佛茲條約』(*Sevres Treaty*)，土耳其被迫割讓廣大領土，並同意居住在幼發拉底河以東和亞美尼亞邊界以南的庫德族人自治，如公民投票贊成獨立則將准許其獨立。這是國際和土耳其官方首次對庫德民族的承認，也是至今庫德民族主義分子要求獨立建國的根據。

但 1923 年凱末爾建國後，不承認帝國所簽的『色佛茲條約』。和協約國改簽『洛桑條約』(*Lausanne Treaty*)，廢除『色佛茲條約』，土耳其收回部分失土，取消庫德人的自治獨立權利，庫德人的建國夢想因此破滅。

20 世紀庫德族人都在爭取官方對其民族地位的承認，也爭取文化自主權，特別是在語言的使用與保留上，希望在學校和媒體上都可以使用庫德族語。(Peterson, 2012)特別是在教育上，因為土耳其教科書的公民教育，只偏重在單一族裔，即土耳其人的認同的宣導，完全忽視庫德族的存在 (Ince, 2012)。

為了爭取獨立自主地位，庫德族人在 1925、1926、1930、與 1936-38 年間，曾進行武裝抗爭，但均遭到鎮壓失敗。凱末爾曾發動三萬土耳其軍隊強力鎮壓庫德族人的抗爭，這些武力鎮壓造成庫德族人死亡的總數一直是土耳其政府不願公開的秘密。然而庫德族人仍一再提出明確要求，希望在政治上，土耳其人與庫德族兩族平等，應以人口比例原則，將庫德族納入議會與政府的代表權中。並希望庫德族語可定為為官方語言，在學校和各種刊物上都可以自由使用。

在土耳其政府多年的壓抑與歧視下，庫德族人終於在 1979 年成立了激進「庫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 PKK*)，企圖透過武力手段

建國，並在 1984 年展開全面武裝革命，進而被土耳其、美國和歐盟等列為恐怖組織。

庫德工人黨主張在以庫德人為主的土耳其東南地區謀求獨立建國。1984 年成立武裝游擊隊，以鄰近的伊拉克、敘利亞及伊朗邊境地區為據點，游移於土耳其東南地區進行分離主義活動，與土耳其的武力對抗，造成土耳其政府經濟的重大負擔。也由於其恐怖攻擊運動，嚴重破壞土耳其的治安與觀光事業，因此土耳其政府鎮壓圍剿的手段日趨激烈，這卻對土耳其的國際形象有所傷害，國際社會也多關注庫德族的人權問題。

美國在波灣戰爭出兵伊拉克時，曾與庫德族民兵合作推翻海珊政權，因此伊北庫德族地區也獲高度自治，美國基本上不願伊拉克局勢更複雜化，相對於其他地區，伊北庫德族地區反而是伊國境內相對安定的地區。這樣的美國支持讓土耳其的庫德工人黨受到鼓舞，希望能像伊北的庫德族一樣的自治。但是土耳其政府嚴厲地阻止這種可能，於是庫德族與土耳其政府的衝突，被視為是以、巴衝突外，中東第二個火藥庫。

一項由美國與土耳其合作的民意調查顯示，65% 土耳其受訪者認為庫德族的問題應該透過經濟情況的提升加以改善，而不是以認同他們的文化和族群差異。超過 7 成的人認為學校教育，不論族群為何，都應該以土耳其語為主要語言，61% 的人相信庫德族的政治活動，最終目的是在獨立建國（Basnews, 2015）。面對庫德族的問題，有學者提出土耳其應該發展雙重容忍（twin tolerations），即政治制度與宗教權威的相互容忍。彼此為了和平相處才能追求利益極大化的前提下，達成世俗民主化的建制，而此建制乃根基於多元主義的尊重容忍，並且在兩方權力行使者中達到制衡（Sommer, 2013）。

柒、結論

綜合以上所論，本文發現土耳其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化，西化，歐洲化，伊斯蘭化，與民主化的轉換與爭辯的演進。從鄂圖曼帝國時代的伊斯蘭認同，到共和國建立後的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這個曾經是橫跨歐亞兩洲的

偉大帝國，在西歐的現代化浪潮下，被根本性的推翻，認為其帝國的本質是土耳其人苦難的最深層因素，所以凱末爾建國後，徹底與鄂圖曼帝國切割，全力追求歐洲的現代化，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變成共和國的立國精神原則。這樣的大變革被杭亨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形容成是個認同分裂的國家，國家的精髓和元素根本就是伊斯蘭文明，但硬要變成另一個文明 (Huntington, 1996)。

凱末爾著眼於解救土耳其人，不要被西方所吞噬，於是要以進步的西方現代化取代帝國的落後因素，這是擺脫歐洲病夫的藥方。凱末爾的建國方略主導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國族建構，也讓土耳其模式變成伊斯蘭民主的發展典範 (paradigm)。

但是凱末爾主義在後人未能以執政確保下，被全球化與伊斯蘭政治復興運動所動搖。隨著正義發展黨的執政掌權，土耳其的政教分離世俗主義受到恢復伊斯蘭價值的認同挑戰，正義發展黨體認土耳其的政教分離體制已經入憲，如果強推伊斯蘭政治化必定會衝撞體制，招致強大的反彈，所以只在私人領域中推廣恢復伊斯蘭價值。在正義發展黨強力發展經濟，提昇國力之際，土耳其的伊斯蘭色彩也更加顯明，這對加入歐盟的過程增加許多障礙，土耳其內部雖然多數支持加入歐盟，但是對於加入的條件仍多所堅持，於是談判過程曲折冗長。

庫德族是土耳其國家認同的重大議題，對土耳其內政和外交都有巨大的影響。作為沒有國家的民族，追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是終極目標。土耳其能否放手，不只是內部族群關係的調整，更牽涉區域安全與大國政治的糾葛。

近來伊斯蘭國 (ISIS) 在中東地區造成不安的氣氛，恐怖活動也發生在土耳其境內。由地理因素來看，土耳其是中東難民進入歐洲的門戶，不管開放或封鎖都會引來各方的壓力。原本土耳其並未強烈反對伊斯蘭國，或是協助西方打擊他們，但是在一連串的恐怖攻擊後，土耳其也不得不改變立場，加入反恐的行列？總之土耳其聯繫歐亞兩洲的獨特地位，不可避免地讓她的發展牽動各大勢力的連動。這不只是宿命，也是生存的嚴肅課題。

參考文獻

- 王福生，陳小麗。2010。《大變法——中國改革的歷史思考》。中國北京：金城出版社。
- 朱景鵬，2008。〈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之進程與爭辯〉《問題與研究》47卷3期，頁75-103。
- 吳儀、王昱偉。2005。〈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政治文化分析〉《湖北大學學報》32卷6期，頁629-31。
- 施正鋒，2005。〈原住民族的選舉制度——少數族群的代表性的國際觀點〉發表於原住民同舟協會主辦「原住民族立委選制的展望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校友會館，11月26日(http://mail.tku.edu.tw/cfshih/seminar/20051126/20051126.htm#_ftn1) (2015/9/23)。
- 魯濤，2011。《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 紀舜傑，2015。《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台北：翰蘆出版社。
- 楊晨，2015。〈伊斯蘭認同的歷史演進——土耳其「民族觀念運動」反思〉《世界宗教文化》1期(<http://iwr.cass.cn/zjwh/201503/W020150303551790317943.pdf>) (2015/9/12)
- 聯合報，2015。〈土耳其組臨時政府 親庫德族政黨首度入閣〉8月29日(<http://udn.com/news/story/5/1153123-土耳其組臨時政府-親庫德族政黨首度入閣>) (2016/3/20)
- 嚴天欽、石堅。2013。〈土耳其共和國在融入歐洲進程中的身份認同困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期(<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383>) (2015/8/23)
- Abu Jaber, Kamel S. 1967. "The Millet Syste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Muslim World*, Vol. 57, No. 3, pp. 212-23.
- Alaranta, Toni. 2013.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ontemporary Kemalism." *Turkis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 No. 1, pp. 49-63.
- Arun, Neil. 2015. "Turkey v Islamic State v the Kurds: What's Going on?" *BBC News*, August 12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3690060>) (2015/8/23)
- Basnews. 2015. "Poll: Turkish Public Still Oppose Kurdish Rights." June 1 (<http://www.basnews.com/en/news/2015/06/01/poll-turkish-public-still-oppose-kurdish-rights/>) (2015/8/22)

- Casier, Marlies, and Joost Jongerden, eds. 2010. *Nationalisms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olitical Islam, Kemalism and the Kurdish Issue*. London: Routledge.
- Erdoğan, Recep Tayyip. 2013. "Turkey: A Landmark Decade Vision 2023." *Foreign Affairs*, Sep.-Oct. (<http://files.foreignaffairs.com/legacy/attachments/Turkey%20pdf.pdf>) (2015/9/22)
-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http://www.heritage.org/index/>) (2015/8/22)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IMF. 2015.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http://cn.knoema.com/nwnfkne/world-gdp-ranking-2015-data-and-charts>) (2015/9/11)
- Ince, Basak. 2012.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urkey: Inclusive or Exclusiv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38, No. 2, pp. 115-31.
-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10. *Turkish Public Opinion Survey* ([http://www.i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0%20July%2012%20Survey%20of%20Turkish%20Public%20Opinion,%20May%208-16,%202010\(1\).pdf](http://www.i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0%20July%2012%20Survey%20of%20Turkish%20Public%20Opinion,%20May%208-16,%202010(1).pdf)) (2015/8/21)
- iPhashon. 2015. "Mustafa Kemal Atatürk Textured Hard Case Cover for iPhone 5s 5 MATTE." (<http://www.amazon.com/Mustafa-Kemal-Atat%C3%BCrk-Textured-iPhone/dp/B00U3NLX2S>) (2015/12/4)
- Kanli, Yusuf. 2005. "Nationalism Is Not a Threat, But..." *Hurriyet Daily News*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ationalism-is-not-a-threat-but.aspx?pageID=438&n=nationalism-is-not-a-threat-but...-2005-09-11>) (2015/9/11)
- Kili, Suna. 1980. "Kemalis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3, pp. 381-404.
- KOF. 2013.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media/filer_public/2013/03/25/rankings_2013.pdf) (2015/12)
- Kosebalaban, Hasan. 2004. "Turkish Media and Sport Coverage: Marking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Critique: 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3:1, pp. 47-64.
- Peterson, Sabrina M. 2012.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http://www.iar-gwu.org/node/381>) (2015/8/21)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4. *Press Freedom Index 2014* (<http://rsf.org/index2014/en-index2014.php>) (2015/8/21)
- Satiroglu, Handan T. 2007. "The European Union Still Eludes a Turkey Culturally apart." *World Politics Review*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

- 1075/the-european-union-still-eludes-a-turkey-culturally-apart) (2015/8/25)
- Somer, Murat. 2013. "Democratization, Clashing Narratives, and 'Twin Tolerations' between Islamic-Conservative and Pro-Secular Actors," in Marlies Casier, and Joost Jongerden, eds. *Nationalisms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olitical Islam, Kemalism and the Kurdish Issue*, pp. 28-47. London: Routledge.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4. *Global Corruption Index 2014*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4/results>) (2015/8/21)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4>) (2015/8/25)
- Wikipedia. 2015. "Kurdish Popu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urdish_population) (2015/12/4)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4-15.pdf) (2015/9/27)
- Yegen, Mesut. 2013.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Turkey: Denial to Recognition," Marlies Casier, and Joost Jongerden, eds. *Nationalisms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olitical Islam, Kemalism and the Kurdish Issue*, pp. 67-84. London: Routledge.

National Identity in Turkey: Tug of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n Turkey is a long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mong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Europeanization, Islam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great old Ottoman Empire to the modern nation of Turkey, Islam has been the central pivot of identity building. Though Kemal introduced so-called Kemalism to lay secularism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republic, Islam was still the main driving force in every aspect of national affairs. The struggle of allying with the West or stick with the East heritage and brotherhood swung along the way of Turkey's state 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European Union is a leading force for Western direction, though still with many issues unresolved. Kurds bring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 domestically in identity searching.

Keywords: Ottoman Empire, Kemalism, AKP, Kurds